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第二十四回 同靴團拜未免有情 飲酒聯吟聊以解穢

卻說黃芷泉、顧芸帆二人見寶玉已去，月舫也要告別，芷泉止住道：「你此刻如有別處堂差，我也不便留你；倘然沒有，你且再坐片時，等我一同走罷。」月舫道：「是有有兩處堂差格，要緊還勿要緊。好得有倪妹子勒浪代，奴就搭黃老一淘走末哉。」芷泉點點頭，又吃了幾杯酒，看了一齣戲，等到大菜上齊，即將芸帆拉了一拉。芸帆會意，便與芷泉一齊起身，同至主人席前，拱手告辭。主人照例相送，兩人再三謙遜，堅請留步，主人方始入內，不必細表。因雪岩納寵一節，不過借此作過度文章，並非在下潦草，將一件極熱鬧的事，有意冷擱起來，使看官們敗興。要曉得做書這支筆，不難於鋪張，而難於貼切；不難於冗長，而難於簡練。設不明賓主之法，縱說得花團錦簇，勢必將主腦拋荒。況下文一段，又為寶玉解穢起見，欲彰風雅而除惡俗，即去題不遠，終是陪賓，詎得一一鋪張，而貽喧賓奪主之誚哉？

閒話休煩。且說芷泉、芸帆帶著月舫出了胡宅，一同坐上馬車，逕往月舫寓中而去。至於月舫坐來的轎子，由他空轎回家，不須交代。因馬車行得快捷，從後馬路至四馬路，不及□分鐘，已到兆榮里口停車。按這條兆榮里，即是現在的尚仁裡，諸公如不相信，只須請問老上海的人，就知在下不是說謊了。

芷泉等三人下車，進了兆榮里，見第一個石庫門，便是月舫的住處。一齊走到裡邊，上樓進房。月舫曉得芸帆是吃煙的，即喚大姐阿二在橫頭裝了幾筒，自己卻將首飾卸下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方回身與芷泉講閒話，提起今天雪岩娶黛雲之事，彷彿昔年楊四娶寶玉一般，但不知後日如何。芷泉道：「人非仙佛，誰知過去未來？然據我而論，黛雲這個人，斷不至如寶玉無情的。」芸帆在煙榻上接嘴道：「別人家的事，你們且慢議論。我有一句話，要問問月舫呢。」月舫道：「問奴哈格閒話介？」芸帆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他對我說，要與你換帖，可有這回事嗎？」月舫道：「阿是張大少佬？鑿確有介事格。」雲帆道：「帖子寫好沒有？」月舫道：「還格來。」芸帆道：「他的三代履歷，你且告訴我，我替他代寫了罷。」月舫茫然道：「奴倒忘記脫哉，格末哪哼介？」芸帆聽了，假作想了一想，方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只把姓名、年歲交換就是了，何用什麼三代履歷呢？」月舫不知其計，唯唯應允。

要曉得這許多話是怎麼一件事？因芸帆有個朋友，姓張的，忽發奇想，要與月舫換帖，月舫已經答應。一日張與芸帆商議，芸帆道：「他是一個娼妓，你怎麼將三代履歷與他呢？」張於是懊悔不置。芸帆道：「不要緊，我代你想法，包管不用履歷可好？」所以此刻說起此事。月舫如何知曉？惟有唯唯樂從而已。其時芷泉在旁，聽他們講了好一回，事已談畢，方插嘴道：「你們講的那個人，可是與月舫相好，叫做張蔭明嗎？」芸帆道：「是他。月舫的相好甚多，我曉得他最要好的，一共有八位呢。」月舫道：「實梗瞎三話四，撥別人曉得仔，阿要難聽煞嘎！」芷泉道：「那八位相好，非但我也曉得，而且我都認得，叫得出他們姓名，還要隱瞞做甚呢？」月舫道：「格末倒說說看，哪哼格八個人介？」芷泉道：「你聽好了，我來背（讀倍）給你聽：一個叫崔魯卿，一個叫宋芝雲，一個叫吳其仁，一個叫錢伯錫，一個叫殷銘樹，一個即是方才所說的張蔭明。還有兩個，我與芸帆也在其內。不知我說得對嗎？」月舫笑應道：「是格是格，蠻對蠻對。想必黃老做仔報館裡格主筆，還兼做館報裡格訪事人，格落才撥打聽明白格哉。」芸帆道：「可見我說的話，不是冤枉你了。」月舫道：「奴求說告，請用格煙罷。」芸帆方才不語。

又吃了幾筒煙，芷泉忽轉了一個念頭，向芸帆說道：「月舫的幾個相好，除我與你朝夕相見，其餘雖曾會面，卻從未聚在一處吃過一臺酒。故我想擇定一個日子，將八個人邀齊，在這裡開個盛會，倒也有趣。芸兄，你道好嗎？」芸帆聽了，鼓掌道：「妙極妙極。但不知這個會名叫做什麼呢？」芷泉道：「我原擬八個人，取名八仙會，雖似相合，然而未免欠雅，不如叫做同靴團拜會罷。好得現在已是□二月中旬，待到新年裡舉行，不過半月有餘。但須揀定日子，我與你一同出面，寫好六副請帖，於前兩天分送各處，彷彿傳單一様，把那原委敘明，諒他們斷沒有不來的。」芸帆道：「這會名取得又雅又切，妙在『同靴』兩字，真是千古風流創舉！至於六副請帖，待弟寫好後，交到月舫處分送便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又向月舫說道：「你可有明年的歷本拿與我看，待我們議定日子，好舉行這件事呢。」月舫答道：「開年格歷本是有勒裡。不過，格種事體，亦勿是婚喪喜慶，要揀哈格好日子？」芸帆故意正色道：「我們是會親，是極大一件事，怎說不用揀日呢？」月舫又笑道：「像煞有介事。奴問格格會親，叫哈格名堂嘎？」芸帆道：「這叫做會靴親，又叫做會同年，何嘗沒有名堂呢？」月舫道：「亦勿是中舉人、進士洛，有哈格同年？搭奴瞎說哉！」芸帆笑道：「我們八個人，都與你是相好，可稱得同科及第。既是同科，豈不是同年嗎？」月舫聽了，又想回答，芷泉接嘴道：「你們不用取笑了，這個會無須看什麼歷本，揀什麼好日，月舫休要上他的當，與他證辯。我們準定元宵佳節，在這裡吃酒聚會便了。若照芸帆所請，要惹人笑我等迷信了。但這晚的酒席必須格外豐盛才是。」月舫道：「要豐盛末，阿要備仔一桌滿漢酒席罷！」芷泉搖頭道：「不必不必，我們又不是官場，動不動要用滿漢酒菜。吃這個掛爐燒豬，非但毫無滋味，而且俗不可耐，與廣東人齋獻一般，全是虛氣，倒不如尋常酒席的好。」月舫唯唯答應，即請芷泉寫了一張菜單。其時鐘敲兩下，芸帆道：「時已不早了，我們回去罷。」芷泉點頭，立刻披上馬褂要走。月舫尚欲挽留，芷泉道：「我明晨館中有事，不便在此住宿，待晚上再來看你罷。」說畢，即與芸帆同去，不表。

書中有話則長，無事即短。駒光迅速，不啻快馬加鞭。早已是爆竹聲中，催除殘臘；寒梅香裡，又報新春。□里洋場另增一番繁華景象，無論官紳商賈各界，莫不衣冠齊楚，投帖賀年。或往會館中團拜，或至親戚家吃酒，一個個忙忙碌碌異常。即北里姊妹行中，那班往來的熟客，不是開果盤，定是擺關臺酒，各張自己的場面。這都是年年的常規，毋庸細敘。

單說黃芷泉、顧芸帆二君，因定元宵佳節在月舫家開同靴團拜大會，預先三天，芸帆寫好了六副請帖，並附一張團拜緣起，命月舫家的驚腿各處送訖。等到這一天午後，芷泉、芸帆先拉了張蔭明、錢伯錫兩人，在月舫房內敘雀。碰過了八圈莊，方見崔魯卿、宋芝雲、吳其仁、殷銘樹，陸續到齊。已是上燈時候了，今晚月舫房裡點綴得金碧輝煌。妝臺上供著一對全通，又新裝了兩盞自來火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在彼時堂子中用者甚少，所以見得稀奇。如今不但家家都用，而且用了金絲茄子電燈；覺得自來火尚嫌昏暗，即有幾家用的，也加上一個紗罩，終比從前勝過幾倍。

閒話少講。且說此時月舫與大姐、娘姨等應酬不迭，忽聞芷泉開言道：「我們同靴八人，現已齊集，應照會館章程，舉行這團拜禮節呢。」眾人唯唯稱是。於是命月舫鋪好了紅氈單，各各起身。團團作了一揖。月舫也上前總叩了兩個頭，眾人亦還了兩揖。禮畢，然後彼此就坐。芷泉聞報時鐘已鳴八下，即便吩咐擺席。霎時樓下一班烏龜、燒湯、驚腿等眾，都戴著紅纓帽，一齊進房。向眾客叩過了頭，一半退下，一半幫著大姐、娘姨擺席。七手八腳，陳設停當；搬菜的搬菜，點燭的點燭，不消片刻，安排得整整齊齊。芷泉請眾人入席。眾人均推芷泉坐首位，芷泉再三謙讓，芸帆道：「今夜這席酒，非平日請客可比，不分誰主誰賓，理當序齒而坐，方合同靴宗旨。芷翁年長，宜坐首位，無須謙遜。不然，那個肯有僭呢？」眾人也說道：「芸兄之言一些不差，我們都是會中人，這前輩、後輩的禮節，斷然不可紊亂的。」芷泉笑道：「雖則如此，但當以先進山門為大，應推芸兄第一，我居第二，始合前輩、後輩之說呢。」芸帆道：「我輩斯文，斷無少兄、老弟之理。請你不要再謙，直爽些罷。」於是芷泉坐了第一位，其次是魯卿、芸帆、芝雲、蔭明、銘樹、其仁、伯錫等七人，各按年歲坐定。月舫上前，亦照位次篩過了一杯酒，先在芷泉背後坐。芷泉道：「今晚從我們八人聚在一處，可稱騷人雅集，暢敘幽情，不讓蘭亭修禊。月舫可以不必度曲。若輪流唱下，豈不要喊乾喉嚨嗎？況京腔高調，聽之也甚乏味，不如免唱脫俗的好。眾位以為然否？」眾人皆點首稱是。惟崔魯卿與錢伯錫最喜熱鬧，一同問道：「如此佳節，唱雖不必，而局須要叫幾個，方才有趣。」芷泉聽了，知他二人之意，未便攔阻，以掃人興，即答道：「既然二位要叫局，有何不可？」芸帆也插嘴道：「據我愚見，愛叫局的只管叫，不要叫的亦聽各從其便。既不拘束，亦不勉強，那才彼此

適意呢！」魯卿道：「好。」便喚大姐阿二取過文房。魯卿將局票寫好，又代伯錫寫了一張。芝雲、蔭明在旁觀看，忽然有興，接過筆來，也各寫了一張，計共叫四個局。芷泉見是胡寶玉、金紅玉、吳新寶、范彩霞等四校書，便問魯卿道：「寶玉那裡，老兄可是時常去的嗎？」魯卿道：「我是難得去的，一年也不過三四回，總是月舫這裡多呢。」芷泉也不再問。

其時局票已交阿二拿去。大家又暢飲了幾杯，芷泉方宣道：「今宵這個雅會，正是風流歷史上一段佳話，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懷？擬八人聯吟七律一章，又各贈月舫七絕一首，以志同靴團拜之盛，方不辜負此情此景。未識眾位意見如何？」芸帆首先答應，其餘亦只得唯唯。因內中惟魯卿、伯錫二人腹內少些墨水，覺得為難，雖讀過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卻一大半還了先生。但此刻在場面上，又聽眾人都已答應，怎好說自己不會？免不得要胡謔幾句。所以魯卿向芷泉說道：「弟不擅吟詩，做將出來，恐不免貽笑大方。還望芷翁原諒一二。」伯錫亦照樣說了一遍。芷泉道：「二兄休得太謙。況聯句之中，每人只作一句，甚是容易，並不苦人所難。但愚既作令官，不得不一宣令規，以昭公允：如詩不成，罰依金穀酒數；或作而不佳，亦須罰一巨觥。違者加罰□大杯。」伯錫道：「罰酒太多，我是吃不下的。」芸帆與蔭明齊說道：「你不違令，為何要罰你呢？」說罷，即請芷泉出句。芷泉略想一想，忽見房外走進一個鬚腿，頭戴紅纓帽，身穿二藍縐紗皮袍，手裡托著一隻金漆盤，盤中放著一大碗魚翅，走至筵前，先向上打了一個千，然後把魚翅獻到席上，徐徐退下。此是堂子中新年規矩，各處皆然。

月舫見大菜已上，又在眾人前慇懃斟酒。眾人大嚼了一回，芷泉方念那詩句道：

燈紅酒綠少年場。

吟畢，挨著第二位魯卿續下。魯卿左想不好，右想不好，躊躇了半晌，好容易得著了一句，雖明知不甚佳妙，也只得勉強吟道：「團拜同靴進玉觴。」芷泉道：「『同靴團拜』四字嵌入詩中，未免欠雅，不如改作『翠袖慇懃』的好。但我兄須領罰一大杯。」魯卿只得依允，將酒一飲而盡。念道：

翠袖慇懃進玉觴。

月舫在旁插嘴道：「同靴團拜格名堂，就是黃老取格，故歇崔老嵌勒詩裡，黃老亦說忒俗哉，到底啥格講究介？」芷泉笑道：「這詩中的道理，我就說出來，你也未必明白呢。」月舫道：「喔唷喔唷，奴是瞎問問罷哉，打斷唔篤格興頭。顧大少，做下去罷。」芸帆不假思索，吟道：

如此名花誰作主？

輪到芝雲，芝雲才思敏捷，將手在臺上拍了幾拍，即對道：

果然香國獨稱王。

眾人聽了，同聲贊好。芷泉亦擊節歎賞道：「上下聯工力悉敵，銖兩相稱，我們該賀一杯。」眾人飲畢，又吃了幾樣菜。芝雲道：「如今該是蔭明兄接句了。」蔭明之才不及芝雲，心思稍鈍，口中不住的「啣唔」。

突聞樓下人聲喧雜，扶梯上腳步亂響，知是局已來了。但見門簾啟處，先送進一陣香風，隨後走入兩位校書、兩個大姐。在前的是胡寶玉，在後的是金紅玉，分風擎柳，低囀鶯聲，一個叫「崔老」，一個叫「錢大少」，又與眾客及月舫招呼，方在崔、錢背後坐下。不比現在的妓女，自誇時髦，只知叫應本客，其他皆置不理。可見目今風氣更不及從前了。

閒話少表。且說寶玉應酬魯卿，不過是尋常套話，裝幾筒水煙，就算了帳。至於紅玉，則唱曲甚佳，大姐剛將胡琴送過，被伯錫止住道：「不要唱，不要唱，我們還要做詩呢。」紅玉道：「對勿住哩，阿好實梗介？」伯錫也操著蘇語說道：「有啥要緊嘍？下埭多唱幾只末哉！」引得眾人大笑。芸帆道：「莫笑莫笑，蔭明兄的佳句，還沒有請教罷。」幸得蔭明已想著了一句，遂不慌不忙的念道：

爭題刻鳳雕龍句。

蔭明念完，芸帆把那菜碟亂敲道：「我敲碟子，權當擊鉢催詩，請銘樹兄快接下句罷。」銘樹點點頭，搔搔太陽，說聲「有了」，即吟道：

逐去遊蜂浪蝶狂。

眾人也各稱妙。芷泉道：「我們以風雅為懷，幸不似遊蜂浪蝶之狂，專以採花為樂事，不然，難免要逐去了。」芸帆道：「芷翁的議論甚多，我們改日再請教罷。此刻我還要刻燭限詩呢。」其仁道：「你且慢催，詩雖有一句，只是做得不好。你如不笑，我就念出來了。」芸帆道：「斷不笑你，你放心念罷。」其仁方念道：

彷彿廣寒宮裡住。

伯錫聽其仁念畢，知要挨著自己，急得搔耳挖腮，面漲通紅，一時想不出好的結句。又怕芸帆催急，所以立起身來，踱了一回方步。銘樹見他這付光景，知是窘急得極了。「我與他既屬至交，倘然出醜，非但彼此寡歡，抑且要抱怨我的。不如救他一救，暗中提醒他一個古典，諒他也是個伶俐人，必然聽得出的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向其仁說道：「你這句詩，我以為做得最好。將廣寒宮切定月舫，與尋常贈妓詩不同。雖我們不是唐明皇，也得在此遊玩。未識霓裳仙曲，可許偷到人間否？」其仁聽他贊美，卻不知他用意，惟唯唯謙遜而已。其時伯錫正在窮想之際，驟聞銘樹一番言語，分明告訴他的下句，歡喜無限，回身就座。芸帆又催道：「伯錫兄散步一回，定有佳句，小弟候之已久，請兄不要留難了。」伯錫點首，姑作從容不迫的念道：

眾仙同日詠霓裳。

芷泉贊道：「伯錫兄的結句，包括全局，頗有力量；且用成句，一如己出，佩服佩服！大眾須各賀兩杯。」眾人隨聲附和，將酒一飲而盡，莫不興高采烈。

這個時候，忽聽得樓下高喊一聲「客來」，芷泉等八人都呆了一呆，以為今晚並無會外之客；且別人均未知曉，那得有客闖席而來？彼此心內狐疑。正是：

芝蒙同臭盟良友，楊柳多情認主人。

要知來者何人，且待下回披露。